

EGUO GUDIAN WENXUE CONGSH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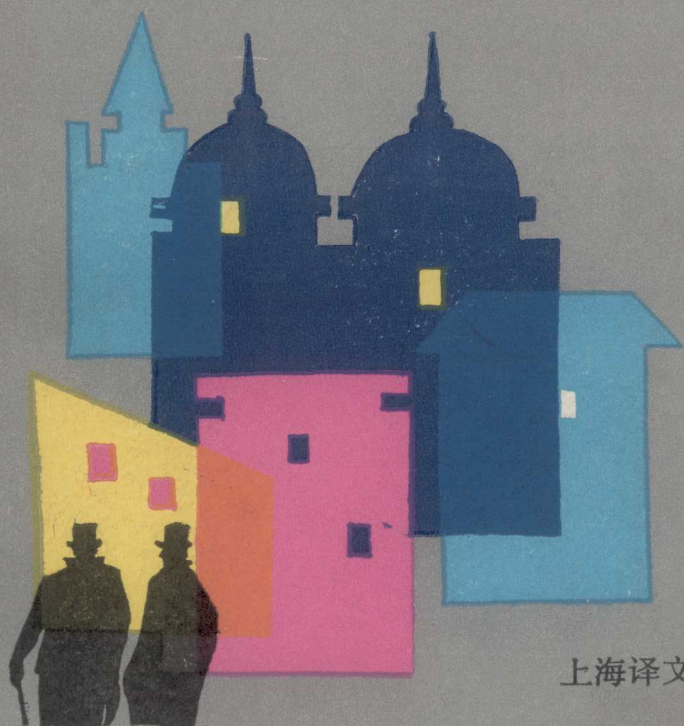
WAISHENG SANJI

外省散记

俄国古典文学丛书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著

1522



上海译文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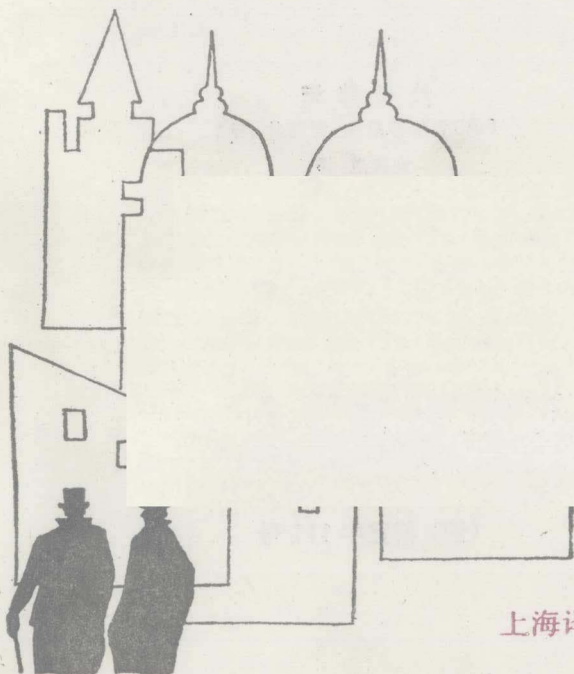
EGUO GUDIAN WENXUE CONGSHU
WAISHENG SANJI

外省散记

俄国古典文学丛书

萨尔蒂科夫 — 谢德林著

许庆道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М.Е.Салтыков-Щ дрин
ГУБЕРНСКИЕ ЗАПИСКИ

本书根据 Гослитиздат 1950年版译出

外省散记

〔俄〕萨尔蒂科夫-谢德林 著
许庆道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19.125 插页5 字数456,000

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000册

ISBN7-5327-0643-5/I·312

定价：9.55元

(沪)新登字111号

目 录

序.....	1
--------	---

过去的年代

文书讲的第一个故事.....	13
文书讲的第二个故事.....	28
令人不快的察访.....	38

我的朋友们

受骗的少尉.....	65
保尔·菲利·彼得罗维奇.....	77
安娜·里沃夫娜公爵小姐.....	96
一个令人愉快的家庭.....	118

朝圣者、香客和过路旅人

总体的勾勒.....	143
退伍老兵庇缅诺夫.....	161
巴霍摩夫娜.....	173
赫列普丘金及其一家.....	180
穆佐夫金太太.....	196

戏剧场景与独白

求见者.....	213
人财两得的婚姻.....	256
经商是个什么行当?	275
烦闷.....	289

节 日

枞树.....	303
“基督复活啦!”	313

疯 癲 的 一 群

低能儿.....	325
冷嘲狂.....	335
畸形儿.....	345

天 才 们

科连巴诺夫.....	355
卢兹金.....	365
符拉基米尔·康斯坦丁乃奇·布耶拉金.....	383
戈列赫伐斯托夫.....	405

牢 狱

初访.....	429
二访.....	443
阿里奴什卡.....	455

疑 难 案 情

长老.....	469
玛芙拉·库兹摩夫娜嬷嬷.....	505
初犯.....	568
大路(代尾声).....	589

未 完 成 章 节

昨夜是那么的静.....	599
译后记.....	607

序

在俄罗斯一个偏远的角落里有座城市，不知怎么的它在我的心中特别勾起思念。不是因为它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巍峨瑰丽的建筑，城里没有谢米拉米达^①式的庭园，接连走过许多条街，您都见不着一幢三层的楼房，而且街巷全没铺过路面；可是，城市的整个儿形貌透着恬静和古朴，在笼罩着它的街心广场的静谧中自有一股叫人心平气和的力量。您一驶进这座城市，便仿佛觉着，您的功名到此结束了，您已经再也不能够向生活索取什么，从此您就得生活在逝去的岁月里，咀嚼回味那记忆中的往事。

确实，这座城市甚至没有一条通往别处去的大路，仿佛这儿便是世界的尽头。您不论朝四外哪一边望去——不是森林、草场和旷野，便是旷野、森林和草场；只是偶尔在一个什么地方会见到一条蜿蜒曲折的土道，一辆大车套着活泼的小马驹，颠儿颠儿地欢跑过去，而后四下又是静悄悄的，沉浸在大片的单调之中……

克鲁陀戈尔斯克的景色是颇有诗情画意的；夏晚，当您打河的那一头驾车向它驶去的时候，当座落在陡峭河岸上的城市花园、官厅，还有那群端庄美丽、居高临下的教堂从远处展现在您眼前的时候——这片景色准会使您留恋难舍。天色渐暗。矗立在峭壁上的官厅和牢狱也好，底下靠近河边挨挨挤挤的市民破屋也好，全都闪亮起灯火；河岸仿佛整个儿撒满了点点火光。那时候，天知道为什么，是因为心灵疲劳呢，还只是因为旅途困顿，连牢狱，连官厅，

在您看来都仿佛是和爱和平的所在，小破屋里住的仿佛是非利门和波息司^①们，您的心中也显得那么明净，那么柔和与温顺……可是，这时您的耳边传来催人去作晚祷的钟声，虽然您离城市还远，钟声却同样震动着您的耳膜，那是一片宏伟的声涛，刹那间仿佛整个儿空间都充满了神妙的音乐，仿佛您周围的一切都有着生命，都在呼吸；只要您曾经是个孩童，只要您曾经有过童年，那么，幼时的岁月必定会惊人鲜明细致地浮现在您的面前；于是，当年的纯洁，敏感，信念，后来被世俗经验所驱散，但毕竟那么长久地、压倒一切地慰藉过您生活的可爱的稚气，蓦地在您的心中全盘苏醒复活了。

可是，阴影越来越浓，渐渐盖住了地平线；高高的教堂尖顶淹没在暮霭中，隐隐约约，仿佛是一些幻影，沿岸的灯火显得越来越亮；您的话音在夜空中听来也更响，更清晰。您的面前是河……然而，河水清澄平静，仿佛是一面净洁的镜子，映照出蓝得泛白的夜空和千万颗星星；濡湿的夜气轻柔地抚摸着您，没有一丝动静和声响惊动四下仿佛凝固了的一切。渡船似乎不在移动，只有马蹄不安地敲击船板的橐橐声和船篙拨出水面的拍溅声，使您重新意识到现实的而非梦幻的世界。

可是渡船靠岸了。人们忙碌起来；取出了系船的缆绳；您的马车微微晃动；您听见系好的铃儿发出低沉的丁当声；辕马给套上了车；终于一切准备好了；一顶草帽探进您的四轮马车，接着听得一声问：“上路啦，老爷？”“走哟！”后面传来一声吆喝，于是您的车迅疾地爬上陡峭的山坡，顺着驿道驰过公共花园。此刻，城里家家

① 谢米拉米达是传说中亚述古国的女王。据说，她修建许多美丽的庭园，使巴比伦城闻名于天下。——译者注

② 古希腊神话中一对相敬相爱的夫妇，死后丈夫化为橡树，妻子化为菩提树，相依而立。——译者注

的窗户都已经亮着灯火；可街上还有一些人三五成群在散步；您有一种重归故里之感，忙叫车夫停车，跨出车门，自己也信步溜达起来。

上帝！走在这些木板铺的人行道上，您是多么欢畅，多么怡然自得哟！人人都认识您，喜爱您，都在向您微笑！那边，透过窗户瞥见四个人影围着一张方桌，醉心于一场煞费苦心的斗牌消遣；另外一个窗户里，涌出一股股烟雾，显见屋里聚着一伙快乐的小官吏，不过没准儿是一些身踞要职的大人物；而打那边，邻近的一家，飘来一串笑声，银铃般的清脆，叫您那颗年轻的心蓦地在胸膛里直往下沉，但也便在这时，和笑声一起传来一句俏皮话，十分刻薄的俏皮话，虽然这样的话您已经听见过许多回了，可是在这个黄昏，您觉得它格外风趣，您一点儿都不生气，不知怎么的听了反而发出宽厚温和的微笑。唷，散步的人来了——其中多半是女性，和各处一样，象蚊子聚在沼泽上似的，有不少年轻人围在她们身边。有时，您觉得这类年轻人可厌极了；在他们对女性的追求中，您觉出一种不十分纯洁的欲望；他们开的玩笑，说的情话，在您的耳朵听来显得粗鲁而又庸俗；可是，今儿黄昏您是善良宽容的。哪怕您碰上热情的特列佐尔^①，瞧见它含情脉脉地甩着尾巴跟在卖弄风情的狄安卡身后跑，您也有理由在里面发现一种天真无邪的、牧歌式的情趣。瞧，这是她来啦，克鲁陀戈尔斯克的明星，声名烜赫的契别尔金公爵一家——克鲁陀戈尔斯克全省唯一的望族——的冤家对头，我们的维拉·果特利鲍夫娜，论血统她是德国人，可是论智慧和心灵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俄国女子！她走来了，老远便听见她的嗓音脆亮地在给整整一个排的年轻追慕者发布命令；她走来了，于是，本来想探出窗口的契别尔金公爵花白的头缩了回去，正在喝

① 特列佐尔是雄狗名，下文的狄安卡是母狗名。——译者注

晚茶的公爵夫人烫痛了嘴唇，而坐在敞开的窗口玩耍的二十岁的公爵小姐，把手里的瓷娃娃啪的一声掉落到了地上。唷，还有您，雍容华贵的卡杰琳娜·奥西帕夫娜，您也是克鲁陀戈尔斯克的一颗明星，您的丰腴体态使人想起人类最光辉灿烂的年代，除了希腊的包贝琳娜^①，我是不敢将您同任何人比拟的。您的身边也簇拥着大批的崇拜者，没完没了地说着甜得发腻的恭维话，而您的优美姿容始终是取之不竭的话题。人人都那么殷勤地向您微笑，您同每个人握手，和每个人说话。维拉·果特利鲍夫娜讲给您听契别尔金公爵的一桩新的丑闻；保尔菲利·彼得罗维奇告诉您昨天朴烈费兰斯^②牌局上发生的一件妙不可言的趣事。

可是瞧，契别尔金公爵大人也作完晚祷，乘着四匹骏马驾的弹簧马车回家啦。公爵宽容大度地向四下点头回礼；四匹马儿膘肥体壮，步伐整齐地拉着车缓缓行进：连这些不会言语的畜生都觉出自己身负的重任的全部伟大意义，一举一动摆出一副骏马应有的架势。

天色终于全黑了；散步的人从街上消失了。家家在关窗户；这儿那儿百叶窗砰砰作响，伴随着插铁销的丁丁声，您的耳边还飘来一支长笛的呜咽声，那是一个悒郁寡欢的小公务员在抚笛吹奏。

四下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儿声息；狗儿们上场了……

看来，生活无非就是这样！然而，克鲁陀戈尔斯克的官员们，特别是他们的夫人，全都在狠狠地攻击这座城市。是哪个促狭鬼把他们打发到这儿来的？是哪个促狭鬼把他们死按在那么有失他们体面的杳无人烟的？对克鲁陀戈尔斯克的抱怨，构成了谈话的永恒

①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希腊反抗土耳其的独立战争中的一位民族女英雄。

——译者注

② 一种三人或四人合玩的牌戏。——译者注

不变的主题；抱怨之后通常要宣泄一下对彼得堡的爱慕。

“迷人的彼得堡！”太太们尖声叫着。

“彼得堡，心肝宝贝儿！”小姐们叹着气。

“是啊，彼得堡……”男人们意味深长地说。

在所有的人的嘴里，彼得堡仿佛是个半夜赴约的未婚夫^①；可是，无论是太太们、小姐们，还是先生们，谁都不是真心实意的，这不过是façon de parler^②，因为我们的嘴没给封住，总得说点儿什么呀。不过，自打契别尔金公爵夫人带着女儿去过京城两回之后，那股向往京城的劲头便有点冷下去了；原来，“qu'on n'est jamais chez soi^③”，原来，“咱们已经不习惯那种热闹啦”，原来，“le prince^④ 库列金，jeune homme tout à fait charmant，——mais que ça reste entre nous——m'a fait tellement la cour^⑤，简直叫人不好意思！不管怎么说，咱们可爱的、美好的、安静的克鲁陀戈尔斯克是什么都没法比的！”

“克鲁陀戈尔斯克，心肝宝贝儿！”公爵小姐尖声尖气地叫着。

“是啊，克鲁陀戈尔斯克……”公爵色迷迷地微笑着说。

偏爱法国话，是克鲁陀戈尔斯克的太太小姐们的通病。小姐们一碰面，她们之间头一个条件便是：“好啦，mesdames^⑥，打今儿起咱们再也不能说一句俄国话啦。”可她们会说的外国话又只有

① 此句借用《新约》中十童女等候新郎即基督的比喻。十童女中五人事先准备了灯油，及时迎接新郎进门坐席，五人未曾准备灯油，被基督拒于门外。详见《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译者注

② 法语，说说罢了。

③ 法语，那儿总不如自个儿家里好。

④ 法语，公爵。

⑤ 法语，虽说是个十分迷人的年轻人——不过，这只在咱们中间说说——那么死命地追我。

⑥ 法语，女士们。

两句,permettez-moi de sortir和allez-vous en^①。用这两句话,显然怎么也表达不尽所有的思想的,不管它们是多么狭窄,所以,可怜的小姐们命中注定不得不重新借助硬梆梆的、任何细腻的情感都表达不出来的俄国话。

不过,官员阶层才是克鲁陀戈尔斯克的薄弱的一面。我不喜欢他们的客厅,说实在的,那里的一切不知怎么的都显得有点粗俗。我可挺乐意也挺高兴逛逛城里的街巷,尤其在赶集的日子,那时,街上熙熙攘攘,广场上都堆满着各式各样的货物:木箱啦,小木桶啦,桦树皮编的小圆盒啦,等等,等等。那一大片喧闹的人声,尽管时常夹杂着一些十分古怪的、极不和谐的音调,在我听来却是那么亲切可爱,比最美妙的意大利歌剧咏叹调都更加悦耳。您瞧瞧那一一张张黧黑的脸吧:它们既透着机智伶俐,又透着一种真正的纯朴,可惜的是,这纯朴正在一天天消失。以民风淳厚而言——克鲁陀戈尔斯克是首屈一指的。您会看见也会觉出,这儿的人知足常乐,他们之所以忠厚坦率,是因为他们没有必要作假和耍滑头。他们知道,不论什么事儿落到他们的头上——痛苦也好,欢乐也好,——都是他们名份里该有的,所以他们从不抱怨。只是偶尔叹一口气,说那么一句,“老天爷!若是没有跳蚤和大官儿们,这可是天堂,而不是人间呀!”叹罢了气,他们又在创造出歌喉婉转的飞禽和地上各种爬虫的上帝的意旨面前俯首听命。

克鲁陀戈尔斯克没有商人。但也不妨说,那儿有一些号称批发商的市民,不过,他们那么尽情挥霍,如今除去日常替换的衣衫和还不清的债务之外,已经一无所有了。毁掉他们的一是头脑不清,二是对衣着和烈性酒的酷爱。起先,在他们手头还有几个钱的当口,他们曾经试过用自己的资本去作买卖,可是不行,买卖一点

① 法语,让我出去一下,您去吧。

儿不顺手！到了年关，商人一盘帐——尽是亏损，可他们何尝没花力气，何尝没到码头上去陪那些胆大包天的哥儿们^①通宵喝酒，何尝没抱着增添祖传家业的冀望把最后一个戈比都作了赌注！——不走运呵！他们也试过批进各色货物托人代销，可是又出了岔：批进猪鬃，为赚钱往里面掺了砂子，要不，便是拿出这么一种食粮，嚼起来咯吱咯吱牙疼得厉害——谁都一口回绝，不愿意代销。老天爷！实在叫人没法作买卖呀！

可是复活节到了。自一大早全城便激动不安起来，仿佛久病之后闷得发慌似的。广场上人声鼎沸，街巷里车水马龙。这一天官员们虽说不受任何衙门公务的约束，可都匆匆忙忙赶到省长大人府上去贺节。省长往往不怎么喜欢这些礼数，认为这跟公务丝毫没有关系，但时代的风气是改变不了的：“哪里，哪里，您大人，这对我们绝不是负担，而是无上的愉快。”

“今儿个天气好极了，”保尔菲利·彼得罗维奇对省长夫人说。

省长夫人显然颇有同感地听着。

“只不过有点儿闷热，”县稽查员接碴儿说，在圈手椅里微微欠起身子，“我在出汗哪，夫人……”

“尊夫人身体可好？”省长夫人转过脸去问工兵军官，明显希望岔开这变得过分亲昵的话头^②。

“她吗，回您夫人，每逢这个时候身子总不方便……”

省长夫人简直没话答对。

大伙儿都挺窘。

“上星期，您大人，”保尔菲利·彼得罗维奇开腔说，“我们厅里

① 指商业部门的官员。商人请他们吃喝，向他们行贿，以求他们开种种方便之门。——译者注

② 在旧俄上流社会，谈论出汗之类的生理现象，被认为是不得体的。——译者注

可出了一桩事儿。我们收到一份打罗日诺夫民政厅发来的公函。我们把这份公函看了老半天——一点儿都不明白，可公函哪，我们看出是顶要紧的。只有伊凡·库兹米奇出了个主意：‘诸位先生，把档案管理员叫来试试，——或许他看得懂。’我们真的唤来了档案管理员，他看了公函。‘你懂吗？’我们问他。‘说懂嘛我可不懂，但是要拟一封复函什么的，我行。’您信不信，大人，他果真拟了一封复函，洋洋洒洒有一只手指头那么厚的一叠，只是比来函还要叫人难懂。可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签发了出去。”

大伙儿哈哈大笑。

“有趣有趣，”省长大人说，“那么，罗日诺夫民政厅是否满意呢？”

“怎么不满意呢，您大人？他们其实只是为了却一桩公事才需要复函的：这下，他们肯定会把咱们那封复函原封不动转发到一个什么地方去，而那个地方呢，再转发出去；就这么等因奉此作起官样文章来……”

可您，我想是位公务在身的人，您不会在克鲁陀戈尔斯克待得太久。您是给派来巡视全省，除暴安良的，总之，是来办好事的。

旅途！这个字眼对我说来含着多么诱人的魅力！尤其在暖洋洋的夏景天，若是凑巧您的行程并不艰辛，您不急着赶路，可以逗留在驿站上，等晌午的炎热过去，或者等黄昏来临，到四外去溜达一番的话，——那么，旅途可真是一种无穷无竭的享乐。您可以躺在您那辆平稳的四轮马车里行路，打市民手里租来的小马驹跑得既迅疾又欢快，一个钟头能跑十五来里^①，有时还更多一些；马车夫，一个老实巴交的年轻小伙子，不断转过脸来瞧您一眼，因为他晓得您会付车钱，说不定还会赏几个酒钱哩。您的眼前延展着

^① 指俄里，一俄里等于1.067公里。下同，——译者注

一望无际的田野，四周环绕着仿佛无穷无尽的森林。一路上偶尔会碰上只有三两户农家的小村落，或者一个孤零零的村公所，然后又又是田野，又是森林！满眼是土地，土地！这儿可真是庄稼人的福地！看来，他尽可以在这里，在这片深沉的静谧中，懒懒散散、无忧无虑地度过一辈子直到死去！

可是驿站到了；您觉得有点疲乏，不过，这是一种令人愉快的疲乏，能给即将来临的休憩增添价值和滋味，您的耳边还残留着车铃儿的丁当丁当声和您那辆马车轮轱发出的吱嘎吱嘎声的余音。您跨出车门，脚步有点不稳。可是，一刻钟过后，您又变得精神抖擞，兴高采烈，到村里溜达去了，于是，您的面前展现一片恬静的田园风光，恰似那么完整地保留在您心灵中的古老的乡村景色。一群农家的牲口正在下山；它们已经走近村口，瞬息间画面活跃起来；整条街上出现了不同寻常的热闹；村妇纷纷奔出农舍，手里举着树枝条儿，赶着瘦弱矮小的奶牛；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也举着树枝条儿，气喘吁吁地在追赶一头小牛犊，但她怎么也没法赶上它那蹦跳的步伐；空中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声响，从牛叫起一直到阿利娜大婶的尖嗓门儿，她正在骂街，声音响得全村都能听见。牲口终于归了舍，村子里又空荡荡的了；只有几户人家门口墙根沿儿^①上还坐着上了年岁的人，不过就是他们也不时打着哈欠，慢腾腾地一个接一个消失在门洞里。您自己也走进里屋，坐到茶炊旁边。可是，——哦，奇怪呀！——连在这儿文明还追踪着您！隔墙传来了说话声。

“你叫什么名字？”一个声音在发问。

“问哪个呀？”另一个声音回答。

① 俄国农舍四周墙根通常用土砌一边沿，上可坐人，歇脚，晒太阳。——译者注

“问你。”

“我吗？”

“是喽，问你。”

“问我叫什么名字？”

“妈的你……”

传来一阵噼啪噼啪的巴掌声^①。

“我叫阿基姆；阿基姆·谢尔盖耶夫，”那个声音急急忙忙地回答。

您被激起了好奇心；差人去打听隔壁是怎么回事，于是您知道，在您之前区警察局长来到此地，为的是调查一桩案子，他已经辛苦了足足一天了。

您突然觉得愁闷起来，赶紧吩咐套马备车。

您的面前又是大路，又是清凉的风抚摸您的脸颊，又是那在北方代替夏夜的薄暗把您拥入自己的怀抱。一轮满月温和轻柔地照耀着四下的一切，淡淡的夜雾如一缕缕水汽，从地面上袅袅升起……

是的，我爱你，遥远的、谁也不曾惊动过的土地！我爱你的旷野，爱你的居民的忠厚心地！若是我的笔尖将不止一次地触动你机体中那些发出令人不快的、不和谐的音响的弦索，那么，这不只是因为对你缺少热烈的同情，而只因为这些音响在我的心灵中久久留下了忧伤和痛苦。为公益服务的道路是很多的；可是，我敢于这么认为：暴露恶，暴露虚伪和罪行，也并非没有益处，何况它是以对善与真理的满腔的爱为前提的。

^① 意即打耳光的声音。——译者注

过去的年代